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八

長沙周壽昌學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顧嘗好辭賦

壽昌案顧猶但也禮記祭統顧上先下後耳注顧但也疏但尊上者處先卑下者處下耳顏注訓顧爲反非

靈宗初諜伯僑兮

壽昌案隋經籍志有揚雄家牒卽諜也

驪騬連蹇而齊足

案驪騬字見文中始此

纍旣㠯夫傅說兮

晉灼曰㠯慕也師古曰㠯古攀字壽昌案　殿本作承承

宋本之舊也相如傳已有此字

弃由明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壽昌案雄此篇反離騷終篇作反字似責其投汨羅之不合者引仲尼以譬之雄之投閣不終已兆於此故昭明文選不取此文

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文選注李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壽昌案宋祁引劉攽曰客即楊莊也雄文即緜竹頌也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又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壽昌案成帝本紀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元延元年即書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
故雄於四年正月奏甘泉賦以風賦中屏玉女而郤宓妃
皆風辭也末云子子孫孫長無極兮則因求繼嗣而致頌
也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
明日遂卒案甘泉賦作於成帝永始四年雄卒於王莽之
天鳳五年不知譚何有此謬說而李善注文選且引之也
霧集蒙合兮
霧集下選有而字
騶華芝
騶字上選有而字
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
疆選作彊

壁馬犀之瑇瑁

壁選作璧

鬼魅不能自還兮

還選作遠

左欃槍右玄冥兮

右字上選有而字

前熛闕後應門

後字上選有而字

紛蒙籠以棍成

棍即混字也

颮𩗴氣之宛延

宛選作蜿

若登高妙遠肅序臨淵
妙選作眇下有亡國二字
瑕桂椒鬱移楊
桂椒選下有而字
獮昳肸旨根兮
根選作抵
皋伊之徒冠倫魁
冠倫魁選以冠倫魁能爲句從選爲是
胖神明與之爲資
胖選作伴
肸嚮豐融
肸嚮左思蜀都賦景福肸嚮而興作注韋昭曰肸嚮運生

蟲蛟類也大蝠之生如此蟲騰起矣說文嚮希也肸从十
从八月

目終始顓頊玄冥之統

目終始選作以奉終始

天與地沓

沓選作沓

校騎萬師

師選作帥

猋泣雷厲

泣選作拉

嫔濶門

門選作閈

及至獲夷之徒

注服虔曰獲夷能獲狄者也劉敞曰獲爲獲夷夷羿皆有力者壽昌案下卽云羿氏控弦似不能引夷羿後又重之也大約漢設有此官如射聲佽飛之類故長楊賦錫戎獲胡與獲夷同一名但變文也此不過兵卒之微故無定名亦不入百官表

太古之覲東嶽

太選作夫

承民乎農桑

承選作丞注引聲類曰丞亦拯字說文拯上舉也

楊雄傳第五十七下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宋祁曰李善注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漢書成紀云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錢大昕曰此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多相應如上文云正月從上甘泉即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即紀所云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即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此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無之蓋近郊射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

並兩事爲一則紀失之也戴震謂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不知羽獵長楊二賦元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子雲自序必不誤也壽昌細案本賦稱明年上將云云將者未然之辭也下云秋命右扶風李善注云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是當爲元延二年之秋爲羽獵以前事若秋亦屬明年說則上句不得有將字且可云次年或踰年不必云明年明年云者今年預計之稱也左僖公五年三年將尋師焉又僖十六年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三年明年皆預計之辭兩將字亦明其未然也戴氏謂本紀三年無長楊校獵事信然錢氏謂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便謂本紀之失此則錢氏謬也考本紀元延二年特書冬行幸長楊宮從

胡客大校獵是明言長楊在前校獵在後矣三年書二月
行幸雍祠五畤下未書他事若是秋有校獵事史臣何惜
不濡筆一書而吝此數字乎夫君舉必書史家至要若謂
下年事並書於上年作一事斷無此體例試覆案班書全
卷曾有此一失否錢氏不精繹子雲自序語信常解而不
信史紀誤矣觀子雲自序云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
親觀焉明是秋不過令胡人獲取禽獸於射熊館一隅天
子尙未大獵也至冬十月始行大獵卽羽獵賦所云元冬
季月也羽獵賦末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
抗手稱臣卽本紀所書大校獵而胡客從也安得云二年
校獵無從胡客事乎子雲是秋從至射熊館則賦長楊冬
從觀大校獵遂賦羽獵皆元延二年事無可疑也特以胡

客從之事未敘於羽獵中故此備序之也又檢羽獵賦自序首云孝成帝時羽獵是已稱成帝諡非當時所作可知大抵雄兩賦皆非一時作後追上之未定何年考成帝一朝止有元延二年大校獵一事前後並無再舉安能永始三年即上羽獵賦若綏和二年三月成帝晏駕元年並無幸長楊之事何得有明年之語也李善疑七畧之誤爲是不得謂班氏誤也

錫戎獲胡

顏注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之也文選李善注云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也胡戎一也變文耳壽昌案二說皆非也獲胡即羽獵賦所謂獲夷之徒服虔注獲夷能獲夷狄者胡與夷一也蓋戎即胡客之屬賜胡客於獲胡

使之從獵也

木雍槍纍呂爲儲胥

注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雍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陆皆宮館名壽昌案顏注是宋引黃說以駁顏者非也儲胥卽羽獵賦所云儲積共偫也若儲胥爲宮館雖見甘泉賦然文有同字而異用者如洪崖古仙人名旁皇常用語見埤蒼亦作彷徨豈皆得謂之宮館乎況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自是常理若以爲皇居何等寒儉觀羽獵賦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虎路三嵏以爲司馬圍徑百里以爲殿門是皇居何等氣象而須於木雍槍纍乎

謂之玆邪
選作客何謂玆邪
封豕其士
士選作土
所㢊城擳邑
所選作過擳作擳
逮至聖文
聖文卽孝文帝下之於是聖武勃怒卽孝武帝也
逷萌爲之不安
萌選作甿
砰轒輼
砰選作碎

皆稽顙樹領

領選作領

東征日域

征選作震

亦所旨奉太宗之烈

宗選作尊注李善曰太尊高祖也壽昌案漢以文帝爲太宗見韋賢傳若高帝創業自應稱祖而不稱宗如湯之稱烈祖是也此宜從文選作太尊

桔槅鳴球

壽昌案書戛擊鳴球桔槅戛擊聲之轉也無庸別求音訓

時雄方草太玄

方草選作方草創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東觀漢紀漢制公卿紫綬九卿青綬又吏二千石朱兩幡

顧而作太玄五千文

選作顧默而作太玄

獨說十餘萬言

選作數十餘萬言

纖者入無倫

選作細者入無間

製呂質鈇

製選作制質鈇選作鑕鐵

結以倚廬

注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爲親行

三年服不得選舉壽昌竊疑揚雄此節正鋪揚漢之盛業
㣲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蓋云武功文治
如此即接云曠以歲月結以倚廬言時日之永田里之安
也無因說到三年之喪居於倚廬也案倚通作畸莊子天
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作畸說文畸殘田也是倚
廬或即田廬也凡一字有數訓者如廬本喪廬孟子五月
居廬即儀禮旣夕記居倚廬是也而如本書中君厭承明
之廬曰碑小疾卧廬皆殿中直宿所止若區廬穹廬廬兒
豈能一訓乎觀晉陶潛詩結廬在人境結廬二字即節取
此語疑晉時必有正訓不但作喪居解也顏注引應說尤
於倚廬不相屬
江湖之雀勃解之鳥

雀選作雇鳥選作𪀦
或立談間而封侯
選無間字
或擁帚彗而先驅
選無帚字
是吕欲談者宛舌而固聲
固選作同作同字爲是固與同因字近而譌也
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
今字下選有世字
激卬萬乘之主
激卬激昂也
頷頤折頞

領選作頌

炕其氣

炕選作亢

則誖矣

誖選作悖

唯其人之贍知哉

唯選作雖

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

選作蘭生生即先生也

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名選作矣

不可槪於世俗之目

棍即混也

王莽時

莽始建國二年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據此書雄卒於莽之天鳳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當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即位甫二十二歲陽朔三年己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音薨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爲王音門下史語不合壽昌案古四字作亖傳寫時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案本書五行志吳王濞封有四郡顧炎武校正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循左傳陳蔡不羹三國爲四國也此漢以前三亖誤書之證故自三誤作亖後人遂謂班史七十一歲卒爲不可信因

將雄卒年缺之者焦竑則謂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與所謂七十一歲者牴牾何焯則云雄生在宣帝甘露元年至成帝永始三年爲四十歲班書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王音薦爲待詔甘泉賦爲四年所上則又未將王音拜大司馬及薨年一考之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九

長沙周壽昌學

儒林傳第五十八

故子張居陳

子張居陳上史記有子路居衞裴駰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班氏覺其非故刪此句

殺術士

術士經術之士猶別傳中有道之人稱道人也

六學從此缺矣

學史記作藝本書述武紀敘曰憲章六學統壹聖眞述藝文志敘曰六學既登遭世罔宏述儒林傳敘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方聞史記作方正博聞
謹與太常臧
顏注曰臧孔臧也壽昌案文選兩都賦李善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通鑑於元朔二年載此條並云臧辭御史大夫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云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壽昌案漢官儀舉博士狀有身無金痍痼疾一條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職官部所引同

出入不悖所聞

師古從悖字斷句劉攽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

訓詁矣壽昌案史記所聞下有者字則固屬上句讀矣劉

說是也

而請諸能稱者

能史記作不者字下有罰字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裝史記作莊班史因明帝諱而改漢不避嫌名也

魯周霸

壽昌案霸始見郊祀志以儒生與議封禪次見衛青傳以

議郎在軍中此傳從官至膠西內史霸明易兼治尚書學

皆旨易至大官

史記大官作二千石

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周王孫故與寬同學是轉相師授也壽昌案藝文志易經類載周氏傳二篇隋唐志皆不存目蓋漢以後久佚矣

寬授同郡碭田王孫

顏注云碭者梁郡之縣也壽昌案梁國末爲郡顏注誤傳稱同郡者以末便云同國故變文書之注當云梁國也又案寬爲梁孝王距吳楚號丁將軍越絕書云吳西城屬小城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此亦寬逸事也

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顏注姓毛宋祁据風俗通姓氏篇作屯莫如說甚詳辨壽昌案此與溝洫志屯氏河顏注云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

毛氏河孖置毛州之說相類宋所謂毛屯相似傳寫有譌也考館陶河決分爲屯氏河河以屯氏得名其地必有姓屯者可知然各本多作毛莫如無有作屯者則宋引應氏之說不獨顏注不取也

喜因不肯仞

顏注曰仞亦名也壽昌案列子天瑞篇天地萬物不相離仞而有之皆惑也注仞與認通淮南子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仞也仞人之事者敗注仞卽認此仞字所本不必如顏訓

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

顏注云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或書字譌耳不當爲京房壽昌案京房爲魏郡太守非齊郡又未爲大中大夫且

房被誅在孝元建昭二年距宣帝時已十餘年此云宣帝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似其時京房已沒不可得乃求其傳學之門人若爲元帝時之京房則當宣帝時房正少年何不召房用之而至求其門人也此爲别一京房無疑漢時同名姓者多不必是書字誤也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

顏注云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壻此云外孫誤也壽昌案顏注固然然此傳是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如義縱傳云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修成太后女其子名中乃太后外孫漢書書法例多如此又案左傳僖二十四年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本其母弟而實其母之寵子也以母字貫下與此文法微同

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

據此賀至宣帝時年已老其師京房年更可知其子臨爲黃門郎亦在甘露中是宣帝時也下云傳說京房法知前稱京房非誤字也

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

前傳中尙有任良亦其弟子此未載此不云授梁邱賀明賀傳別一京房也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

壽昌案七錄費直周易注四卷釋文序錄云費直章句四卷注云殘缺據此則有章句與傳不合豈所云殘缺卽其亡耶隋志五行家費直易林二卷易內神筮二卷梁有費

直周易筮占林五卷久亡佚而此傳未及藝文志亦無之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自言出於丁將軍

壽昌案出於丁將軍言其學所從出非謂出其門也丁將軍在景帝時高在平帝時世次不相及費高兩家易當時未立學官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高氏遂微至晉永嘉之亂費高易學並亡

伏生濟南人也

史記索隱曰案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見後書伏湛傳晉書伏滔傳亦云遠祖勝也

寬授歐陽生子世

壽昌案倪寬卒於武帝太初二年寬從生受學傳其子世歷孫至曾孫高高孫地餘從武帝末年至昭宣元三朝五

十餘年由生至元孫之子已六世而地餘子政由元成哀平至王莽已五十餘年一家中夭壽不齊若此又案百官表元帝永光元年侍中中大夫歐陽餘爲少府五年卒是即地餘表脫一地字也

授平陵平當

壽昌案當爲相已在哀帝時其師林尊事歐陽高高在宣帝朝計當相距已四十餘年

勝又事同郡簡卿

師古曰簡音姦是也宜從　殿本明凌氏本正作蕳凡作簡者爲譌字史記淮南王傳中尉蕳忌索隱蕳姓也本書淮南傳注文頴曰忌蕳忌也皆同此蕳姓

勝傳從兄子建

壽昌案勝傳作從父子建此作從兄子考勝稱大夏侯建稱小夏侯疑建爲勝之從子則此傳是也

四至九卿

壽昌案許商由博士官將作大匠河隄都尉見溝洫志傳云四至九卿此其二也其二未詳

因㠯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

案史記從逸書斷句索隱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茲多史記作滋多古茲滋通左傳哀八年何故使吾水滋釋文本作茲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

服虔注朝名都尉姓後漢書注遵服說於夏侯都尉注都尉名本書無注壽昌疑都尉官名亡其姓傳中以都尉傳

經者不少可類推

都尉朝授膠東庸生

壽昌案後書作朝授膠東庸譚是譚爲庸生名也

授王璜

案釋文本王璜上有琅邪二字

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

壽昌案桑欽未知卽著水經者否顏氏無注今無可考然

案地志所引桑欽水道數說多本之禹貢則從子眞授尙

書似爲近之

成帝時求其古文者

案求其古文者言求能爲古文者也古文簡質但以其字

爲語助耳卽以求其古於文者爲訓亦通

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時約在成帝鴻嘉年間並之反在永始三年

申公魯人也

申公名培前所稱申培公者也

申公亦病免歸

壽昌案申公赴武帝召已八十餘後病免歸又數年始卒當九十餘歲矣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

壽昌案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他郡亦無之泰山郡有桃鄉春秋襄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桃即此又有桃山縣屬泰山者則因山得名左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杜注老桃宋地尤與東平無涉惟考王子侯表桃鄉頃

侯宣東平思王子則新桃疑即桃鄉東平或因侯表而誤也續志任城國有桃聚即桃鄉任城即東平所分置也考釋文無新字則爲桃鄉尤信也

沛褚少孫亦來事式

壽昌案經典釋文敘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史記正義張晏云褚少孫潁川人元成閒爲博士褚顗家傳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案宣帝末距元成閒不過二十年時足相及所傳微有異耳

轅固齊人也

上稱轅固生生即先生也

下固刺彘正中其心應手而倒

壽昌案固在武帝初已九十餘此當景帝時應已八十餘矣猶能入圖擊彘壯哉此叟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案曲學阿世公孫宏千古定評以固此言發之

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

王嘉傳薦儒者滿昌王莽傳潁川滿昌爲講詩郎此人東觀漢記馬援傳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作蒲不作滿廣韻蒲字下引風俗通漢有詹事蒲昌

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

壽昌案寬饒卒引韓氏易傳以怨謗獲罪自剄北闕下

食生爲博士

宋祁引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

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

順授東海髮福

案髮爲希姓之最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壽昌案史記索隱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西魯徐生善爲頌

頌史記作容

號曰后氏曲臺記

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壽昌案藝文志春秋家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注若今之起居注故后倉稱記

而不云著記也

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

案孔頴達禮記正義序云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時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秘府壽昌檢今傳中並無此數語藝文志亦無之孔氏或別有所據也

廣川殷仲

史記作殷忠徐廣注殷一作瑕

步舒丞相長史

呂步舒以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

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見史記壽昌又案鹽鐵論云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是步舒卒以罪誅此可以補史之缺

嚴彭祖

郎酷吏傳中嚴延年之次弟萬石嚴嫗之子也

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壽昌案顏即顏安樂嚴即彭祖也藝文志載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獨無嚴氏而七錄載嚴彭祖春秋左氏圖十卷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唐志亦載五卷又漢嚴訢碑宋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云云足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爲

之章句甚長而志不錄其書目此傳中亦無馮君名知班

氏所遺不少也

雲坐爲江賊拜辱命

江賊即尹賞傳所云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

格江賊荊州故與江夏接壤也

禹授潁川堂谿惠

後漢有堂谿典熹平朝與蔡邕等同校刊石經蓋堂谿世

儒族也見後書

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

宋祁引風俗通氏族篇云漢書有冥都爲丞相壽昌案漢

無冥都爲丞相者此應氏脫一史字也又案賈公彥曰冥

氏作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據此則冥都當有成書

矣而此傳未及之

汝南尹更始翁君

壽昌案七錄云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十五卷經典釋文序錄作穀梁章句十五卷而此傳與藝文志皆無之亦其疏也又案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者所俠也孔氏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殆亦傳寫脫漏之故

循吏傳第五十九

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

壽昌案循吏傳文翁有傳吳公無之惟賈誼傳特書云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是爲上蔡人吳公生秦始皇初

至文帝徵爲廷尉年亦老矣百官表文帝元年河南守吳公爲廷尉逾二年而廷尉爲張釋之則吳公以老卒官可知此下云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雖並文翁言之不啻爲吳公立一小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

太平御覽六百十一廬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欲之學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張崇文歷代小志作字仲翁

張叔等十餘人

壽昌案華陽國志云翁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又贊云叔文播教變風爲雅道洽化遷我實西魯又云張寬字叔文

成都人也寬從武帝郊甘泉泰畤過橋見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長七尺曰知我者帝後七車適得寬車對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令見帝感悟以爲揚州刺史復別虵莽之妖世稱七車張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考藝文志春秋家無之蓋七畧未入也

遣詣京師受業博士

壽昌案秦宓所云遣司馬相如受一經想即此時而宓以蜀人亦未述及張寬

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壽昌案水經江水注云文翁爲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

出入閨閤

壽昌案闈閤說文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爾雅釋宮小閨謂之閤說文閤門旁戶

爲膠東相

成爲膠東國相當在膠東頃王之二十三四年間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壽昌案下又云馮翊以覇入財爲官不署右職據此則以貲爲郎不獨張釋之司馬相如爲最著也

察補河東均輸長

壽昌案均輸大司農屬官有令丞又水衡都尉所屬亦有均輸令丞此係均輸長應視令丞秩稍卑殆分治於河東者考百官表治粟內史水衡都尉所屬均輸有令丞無長殆表誤脫也

其旨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

壽昌案宣帝紀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時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夏侯勝又口薦於上也惟詔云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張有德案郡守本二千石穀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則月少二十斛矣後守京兆尹始還其二千石旋以罪廢復起又用八百石守潁川屏泥即今俗之謂拕泥也

爲潁川太守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姒皆懷姙長姒胎傷弟婦生男輒奪以爲已子爭訴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娣姒競取之長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

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甯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棠陰比事所引風俗通

代邴吉爲丞相

漢孝宣時霸爲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案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若夫黃霸戮三男王尊殺假子蓋舉其事之類耳法不禁禽獸聚麀然人殺禽獸無罪則戮之可也出棠陰比事未詳所引何書

不及丙魏于定國

霸以五鳳三年爲丞相甘露三年卒定國始爲相在霸後此總前後言

入爲大司農

邑於地節四年爲大司農四年卒

須魏倩而後進

倩爲無知字亦似之必謂韋注爲非而以倩爲士之美稱似他處稱人爲倩若某公某生者甚少也至謂以魏倩次蕭公爲偶語尤不盡然如王襃聖主得賢臣頌以伯牙對逢門子揚雄解難以夔人對鍾期師曠對孔子解嘲則以藺先生對四皓如此者不可殫述不得謂倩對公即爲非字也田廣明傳與客胡倩等謀反亦得謂胡倩之倩爲美稱而非名乎柰何師古以汲直相擬乎

議曹王生願從

議曹王生褚先生作文學卒史

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
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史記褚先生作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
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
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
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武威所變化也太守曰諾視此
爲詳
巨官壽卒
考百官表地節四年勃海太守龔遂爲水衡都尉元康四
年大中大夫馮奉世爲之計遂任此官五年年約在八十
外矣
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

後漢書劉昭志曰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此以穀陽長遷上蔡長同一長也而此遷於彼或上蔡之戶雖不滿萬視穀陽爲多也

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

提閼提卽隄也刑法志提封一作隄封可證集韻隄通作提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五十

長沙周壽昌學

酷吏傳第六十

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媮史記作愉愉暢也舒也師古訓作苟且於詞意全隔蓋讀媮爲偷也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壽昌案酷吏首侯封而無傳惟以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八字括之蓋封之酷皆以媚呂后也故呂氏敗而封亦夷其家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

河東大陽人壽昌案史記作楊人也注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賈姬在厠

厠謂〓高岸夾水曰厠劉向傳北臨厠注服虔曰厠側近水此厠字與奏厠之厠不同

而都禁吏弗與

臨江閔王榮被徵入朝江陵父老見其車軸折流涕竊言亦足徵王之賢矣而都簿責訊王致王自殺可謂酷吏之尤

匈奴至爲偶人象郅

偶人史記索隱曰漢書作寓人壽昌案今各漢書本俱作偶無作寓者師古注偶對也足知索隱所見古本卽顏監亦未見也

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

束溼史記作束溼薪壽昌案白帖卷十六引史記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束溼薪多時人語曰四字

而成刑極

刑極卽言被髡鉗也英布傳當刑而王亦以髡鉗故謂之刑

周陽由

史記於周陽由提行別爲傳

由吕宗家

宗家史記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

未嘗敢均茵馮

史記作未嘗敢均茵伏宋祁曰茵亦作鞇霍光傳作絪壽昌案詩文茵暢轂霍光傳加畫繡絪馮急就篇鞇靴鞋韉鞍鑣鍚蓋茵薦軾中或用席為之字從艸或用絲或用革為之故字三從絲從革也馮即伏左傳馮軾而觀續志文虎伏軾皆一義也

與其守勝屠公爭權

顏注曰勝屠姓也瞿鴻禨曰史記索隱引風俗通曰勝屠即申徒壽昌案即申屠勝申音近轉寫易訛下一字本作

屠無庸易作徙也

盡自此始

盡史記作蓋

爲爲人廉倨

師古訓倨爲傲案倨無傲義蓋倨倨字近而譌鄧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居亦訓傲係倨字脫去一半顏訓未析又元后傳初譚倨不肯事鳳顏注倨慢也卽此倨字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報謝報其言而謝絕之不行所請也

誖亂

猶今俗言昏饋此老年疾也觀二疏傳云老誖又嚴延年傳丞義年老頗悖可證悖卽誖亦作勃

呂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
縱以太后恩得官卽治太后外孫不少顧侍示其武健無
所瞻狥也
直指始出矣
直指食貨志謂其人爲夏蘭
闒奉呂惡用矣
闒奉以元封元年爲水衡都尉史記稱其朴擊賣請蓋酷
而不廉者也
稍遷至廣平都尉
壽昌案廣平爲郡在武帝征和二年前故有都尉溫舒以
河內太守遷中尉在元狩四年見百官表
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

郡中豪宋祁曰豪字下當有桀字壽昌案豪即其郡人之桀出者不必加桀字也韓安國傳曰鴈門馬邑豪聶壹即此類敢往吏言敢於前往無所畏避也師古注云豪桀而性果敢殘若以敢字屬上讀致不可通

追求

史記作梨求注梨比也

置伯落長

壽昌案即後漢書劉昭志所云里魁之類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伯即百字落郵落也長即魁也若伯亦爲長帥之稱則與下長字複其名不通矣史記作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

温舒擊東越還

擊東越在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温舒請覆中尉

温舒以元鼎四年爲中尉二年免元封二年以故中尉爲少府三年徙爲右内史二年免六年以右輔都尉行中尉事二年族誅

遷關都尉

史記作關中都尉

妻亡去歸葬

史記作尸亡去注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壽昌案史記作尸亡去言其家匿其尸無可迹若亡去也如徐說則異事必無此理此云妻亡去歸葬較

得事實

呂敢擊行

擊史記作摯

還免爲庶人

據朝鮮傳是以罪當誅贖爲庶人也

咸宣

咸史記作減

徵爲廐丞

廐丞史記作大廐丞太僕屬官有大廐五丞

及丞

史記作及中丞

中廢爲右扶風

壽昌考百官表元封元年咸宣爲左內史六年免太初元年故左內史咸宣爲右扶風是中廢不過數月也

而杜周任用

壽昌考杜周傳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又云周中廢爲執金吾考百官表咸宣於太初元年爲右扶風三年下獄自殺是當太初四年表又云天漢二年故廷尉杜周爲執金吾是咸宣死時杜周亦中廢也傳忽著此語明武帝任用武健刻酷之吏宣死而復專用周也然杜周爲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在咸宣自殺後數年事勢不相接

南陽有梅免百政

百史記作白

楚有段中杜少

段史記作殷

有堅盧范主之屬

主史記作生

乘駟馬車至圉

顏注曰陳留圉縣壽昌案圉在漢屬淮陽見地志後漢始屬陳留觀田廣明時爲淮陽太守治此事可證顏注微誤

圉使小史侍之

壽昌案圉下當有令字或守尉字但云圉使究何人使之也

初四人俱拜於前

壽昌案魏不害江德蘇明止三人云四人者一竊言之小吏封遺鄉者佚其名也以封關內侯而食遺鄉故亦不載

表中而蒲侯蘇昌表云以圉小史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
侯似非因此役而封即當塗侯魏不害表云以圉守尉捕
反者淮陽胡倩侯此傳則以收捕公孫勇之功亦微不合
案捕倩在陳留捕勇在圉雖一事而兩地也

誅鉏豪彊

壽昌案延年入酷吏傳但云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耳至
沒入焦氏賈氏炭葦諸物並詐增僦直等事似貪而非酷
也其他酷事并無傳

封陽成侯

陽成紀作陽城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案何哉猶云何如

於是復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

壽昌案時大司農已被劾奏故稱罪人

時郡比得不能太守

不能言不堪任其職也猶言不材也

莫敢與牾

他本作牾字非也惟汲古本正作牾王莽傳亡所牾意亦

正作牾字

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壽昌案荀子勸學篇云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注絕過也

出身不顧

言其出身之貴賤高下皆不顧慮也

二周餘斃

甓即儆也

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

賀爲少府在神爵三年

因數責延年

數其罪而責之也

尹賞字子心

壽昌案後漢豫州從事尹宙碑有云尹吉甫元孫言多世

事景王載在史典尹言多事見左傳襄三十年即賞之先

也碑又云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即指賞言宙殆

賞之同族後人也

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

賞本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其才與頻陽令薛恭換縣若

今奏知縣對調也

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

壽昌案此必紅陽侯王立也王氏五侯以河平二年同日受封氣勢張甚上所云貴戚驕恣也若僅爲紅陽豪族何必加貴戚兩字且後亦不聞捕而治之也顏注前引各說非是當以其後一說爲斷

致令辟爲郭

致置也令辟顏注曰甋甎是也從加瓦書作瓴甓即此

無市籍商販作務

作務作業工技之流見貨殖傳

而鮮衣凶服

顏注凶服危險之服壽昌案服無所謂危險也凶服蓋言

凶徒作亂之服如䆁幘黃巾不遵法制之類皆是下云被

鎧扞持刀兵方爲危險也

捕格江賊

荆州刺史東門雲至爲江賊拜可知捕格不易

貨殖傳第六十一

圉奪其人者爲雄桀

壽昌案圉顏注本爾雅釋詁作禁守非也當如劉敞曰圉

讀如禦禦人於國門外之禦詩孔棘我圉箋云圉當作禦篇

子輕重篇守圉之國注圉與禦同

適齊爲鴟夷子皮

案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

之蓋范蠡也韓子即韓非子據此已在霸越之後

之陶爲朱公

括地志云陶即陶山也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

故善治產者

史記作治生

發貯鬻財曹魯之間

發貯史記作廢著

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

而顏淵句史記作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

李克務盡地力

史記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也

用鹽鹽起

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鹽謂出水直用不𫄨也一說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煑水爲鹽也

烏氏嬴

嬴史記作倮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

史記注徐廣曰涪陵出丹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若千畝巵茜

巵茜案孟康曰茜草巵子可用染也案茜草名紅藍今俗呼紅花可染紅巵子俗寫作梔子可染黃徐廣云巵爲鮮

支一作煙支然據孟注爲卮子則非煙支也爲煙支者是

茜

木器桼者千枚

木器桼者史記作木器髹者髹音休

荅布皮革千石

荅史記作搨

蜀卓氏之先

卓徐廣曰一作淖案此應卽卓王孫之祖或父也至孝武

時尚有僮客八百人

富至童八百人

八百人史記作千人

賈魋結民

魋結史記作椎髻
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茸
其人彊力謂羅裒當如師古訓訾次如茸仍當如孟康訓
也
有游問公子之名
史記作游問公子之賜與名蓋孔氏公子之名猶卓氏之
號王孫也
魯人俗儉嗇
魯人史記作曹邴氏曹縣屬魯
而丙氏尤甚
丙史記作邴
故曰寧爵無刁

案此當時諺語未必如孟氏之委曲文致且如孟說何由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乎蓋此乃反揭語寧寧爲也無無若也言與爲爵之貴無若刁之饒也

富家相矜曰久賈

言相矜其能以久賈於外不歸家爲善故過其邑不入家門也

然不能得其利

壽昌案即食貨志所謂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俞病也

其先爲督道倉吏

韋昭曰督道秦時邊縣名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爲倉吏故能藏粟

致富也壽昌案督道爲地名若秦時督亢之類

善富者數世

善富壽昌案猶衞公子荆善居室之善

然任公家約

家約壽昌案猶俗言家誡也約即如王襃僮約之類

唯毋鹽氏

毋史記作無蓋以地爲氏也

田嗇

嗇史記作嗇

安陵杜氏

史記作安陵杜杜氏蓋謂安陵之杜氏與杜之杜氏爲有

兩杜也

故秦楊㠯田農而甲一州
楊史記作陽
翁伯㠯販脂而傾縣邑
翁史記作雍
張氏㠯賣醬而隃侈
醬史記作漿
質氏㠯洒削而鼎食
質史記作郅
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
稽發史記作桓發史記作曲叔掘冢桓發博戲雍樂成行
賈此書末分敘
游俠傳第六十二

飲其德

壽昌案飲猶食也朱買臣傳呼飯飲之飲即食也飲其德猶食其惠也不伐其能飲其德不字貫下句讀言不伐其能不食其惠也旣不自矜亦不望報也師古訓飲爲沒則與上不字截斷矣莊子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又飲君心於江湖此飲字可通詁也又案飲史記作歆說文歆神食氣也周語王歆太牢班賞之注歆饗也皆食報之意而飲字尤顯

絛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

顏從東將斷句注云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壽昌案文明云乘傳車東行將至河南得劇孟也義甚顯顏讀煩誤

陳周膚

庸史記作庸

陜寒孺

寒史記作韓徐廣曰陜疑作郟字潁川有郟縣甫越傳曰

郟壯士韓干秋也

郭解

字翁伯

休乃鑄錢掘冢

休史記作剽攻不休

窘極常得脫若遇赦

壽昌案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左襄十一

年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注若皆訓或也

遂去其賊

顏注除去其罪也壽昌案去縱之使去也解爲俠非繫獄吏何云除去其罪乎

請得解客舍養之

舍養之養諸其舍也舍卽館舍賓舍之類

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大將軍衛青素謹畏不肯薦士所言於上者獨主父偃與郭解兩人尙有咸宣亦因青言上徵爲廄丞

楊季主子爲縣椽鬲之

史記作楊季主子主徙解此作鬲諸公送者事微異

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

壽昌案所犯爲爲作也言所犯法作過之事呂覽貴生篇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又與其所以爲後書邑情厭事爲

皆是史記無而字

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壽昌案後書郭伋傳高祖父解父梵爲蜀郡太守是解之曾孫伋則其元孫也解雖被族誅必有慕其俠義而藏其後人者故至東漢復盛也

西河郭翁中

史記作公仲

太原魯翁孺

史記作鹵翁孺

東陽陳君孺

史記陳作田

河平中王尊爲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

都賈子光

萬章被殺當在河平初年蓋尊以建始四年爲京兆尹二年卽免正河平元年此云河平中誤箭張囘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當卽王尊傳中所云長安宿豪大滑翦張禁酒趙放東市賈萬也萬章在西故稱城西萬章翦翦與箭字近而譌

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

顏從貸字斷句注云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壽昌案顏誤句也此云護卽樓護也護因出使求上先人冢會宗族故人各與束帛一日散百金護貧特假貸以給之讀下文義自明顯

將軍至尊

案以至尊稱人臣此僅見

稱賤子上壽

賤子稱始此

可以償博進矣

荀悅漢紀引此詔作博負此作博進誤進爲史皇孫名詔

書宜諱之也

主皆藏去以爲榮

去卽弃說見前

衣冠懷之

懷想也猶想望風采顏訓滯

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

劉攽謂丹字衍言爲大司徒史選谷口令壽昌案史丹以

左將軍卒於成帝永始中未拜大司徒且原涉是哀帝朝事世次不相及則劉說爲審也

分付諸客

分付二字始此

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

顏注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耳壽昌案王游公雖與祁大伯同母而游公之父則姓王也故上但曰無驚祁夫人明不寬王游公之父宜仍從顏注

祁大伯王游公杜君敖韓幼孺繡君賓漕中叔子少游

壽昌案時王莽禁二名此應皆其字然如貨殖傳內書曲叔稽發而又書雍樂成又似名與字雜書

佞幸傳第六十三

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尻史記作裻裻音篤衫襦之橫者

目夢中陰目求推者郎

目史記同　殿本明監本作自此作目淩氏本同義亦佳

顏注云默而視之求所夢者則似本作目字也敘傳云上

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卽此類

文帝時閒如通家游戲

案此文帝已微行不自武帝始也

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目十數

顏注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史記鉅作巨正義言賜

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壽昌案此勝顏氏每賜之說

鄧氏錢布天下

鄧氏錢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

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

顏從遂字斷句注云遂成也成其罪狀壽昌案文明云下吏驗問頗有猶有狀也即上文所言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也遂字屬下讀語意明豁頗有遂三字殊不辭

北宮伯子

北宮師古謂爲姓史記正義云伯子名北宮之宦者也

天子車駕趩過未行

通史記作道

自有傳

顏注云在韓信傳末案當作韓王信

給事狗監中

狗監中史記無監字正義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或犬監也

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

壽昌案史記無司馬相如等語時相如死已久矣此云令取司馬相如等當日所作之詩頌非相如等及時作之也延年輒丞意丞上令之之意也丞郎承古字通說見前史記作絃次初詩正云絃次當初之詩也

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

史記作久之寖與中人亂此作其弟季與中人亂爲是延年已被腐刑何能亂也

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尙字壽昌案宋說非也尙書當時僅主天子書籍非權要惟中書謁者屬少府有令丞諸僕射中黃門皆屬之建始中且爲置尙書員五人可見

元帝郎位數年恭死

壽昌案宏恭病死在初元二年見荀紀是帝郎位初非數年也恭用事在宣帝末後惟石顯顓政

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

權事之事明監本淩本作專　殿本從之壽昌案作專則當以擅權專柄爲句而在掌握三字爲贅文矣似不如從汲古舊本爲是又考本書顓權顓政皆作顓無作專者

爲龍頟思侯夫人

壽昌案龍頟思侯韓寶也時龍頟久廢後以功封案道各

傳尙從其初封稱龍頟

任賢爲太子舍人

案董賢父恭爲御史秩千石得任其子爲舍人續漢志曰

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衞漢官儀曰太子舍人

選良家子孫後書公孫述傳注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伯

仁爲侍御史任爲太子舍人與此同

問及其父爲雲中侯

雲中候候屬中尉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各門有門候

蔡質漢儀曰門候見校尉執板下拜則其秩甚卑也壽昌

案以左右式道候例之秩六百石賢父恭殆以御史任內

左降爲候也

爲駙馬都尉侍中

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

秩比二千石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其恩愛至此

恩愛兩字本此

又詔賢女弟𠯑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𠯑配椒

房云

壽昌案漢制昭儀位次皇后甚尊貴賢女弟既拜昭儀又

立椒風舍以配椒房適外戚傳內無傳又未於賢傳內附

詳其立廢生卒始末

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

壽昌案說文弟束韋之次弟也釋名弟第也相次第而上

也亦借作等第之第上弟猶言上等也

反痛恨雲等

壽昌案恨說文怨也荀子成相篇不知戒後必有恨注恨悔也此言爲雲怨悔也猶痛惜之也

以問譯

壽昌案百官表有譯官屬典客此是也顏注傳語之人也

未晰

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

壽昌案家人子蕭咸謂其女也顏注云咸自謂非是

上有酒所

壽昌案所猶如許也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注里所猶里許也疏廣傳問金餘尚有幾所注幾所猶幾許也

天子亡戲言

案閔亦引古語也

賢與妻皆自殺

自殺據贊語賢係縊死案王莽傳云是故董賢喪其魂魄

遂自絞殺正自殺之證

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

案賢自殺於其第葬令發其棺移至獄中驗之也顏注謂

發冢取其棺柩非也賢方死未葬安能有冢此直開發其

棺耳

至尊無已加

至尊壽昌案此至尊對上而言足知樓護傳中以至尊稱

衞將軍王商之爲僭也

鄉其弟哭

案弟即第古字通也他本俱改作第王莽傳下賜弟一區亦作弟不作第

買棺衣收賢尸葬之

壽昌案上云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此賢吏朱詡又自獄中將賢用棺衣改葬之也

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大司馬司空劉攽謂浮祇為大司空未為司馬明多兩字

壽昌案此因賢傳中大司馬三字屢見故誤書也

孫衍齡謹校